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八

奏議

奏狀乞移勘丘岳李先受賊等事

十一月

臣昨將彈奏三司人吏枉法受賊支官錢與客人公  
事蒙三司府司移送開封府斷令來軍巡院後即公  
行賄賂縱放罪人蒙昧朝廷喧騰道路丘岳李先等  
事已彰敗竊聞又下本府推勘未為允當緣三司并  
開封府官吏俱涉干礙今若准舊行遣終有不盡情  
弊伏乞聖旨指揮特賜選差清強官員或下御史臺  
盡公勘鞠免使姦賊舞文出入人罪

奏狀乞別路差官取勘徐仲謀

十一月二



臣等風聞湖南桂陽監使徐仲謀與本路轉運使王正臣平有奏陳興構刑獄經今半年有餘尚未結絕追將禁繫吏民受繫從可知矣雖桂陽監合係本路監司按察官王正臣奏稱徐仲謀罪狀分明竊緣仲謀累有申訴稱始因本監收勘縣令胥世程罪犯王世臣曾有私書庇護不能徇從至有拮拾勒罷本監公事一面追勾就獄仲謀相繼奏論朝廷却令依舊管勾顯有上件因依今來雖委提刑司差官推勘前攝仲謀下獄其如本路提轉職司一體所差勘官俱在轄下終涉嫌疑或致寬抑欲乞朝廷詳察特降指揮下別路差官取勘所貴息絕詞訟

仰江西路差不干本官執湖南取勘

奏狀乞裁減停罷修造寺院官觀

三十二月

臣竊以邦財匱乏民力疲敝土木工役歲無虛月伏見京師寺宇宮觀營造連年始云購募民間終亦取辦官府其監修官吏惟務增廣間架窮極奢侈貪功冒賞以為己利今醴泉觀將已畢功更添創獻殿一座又慈孝殿鳴吻損動復議自新起蓋至於洪福寺屋宇與國寺經藏開寶寺佛塔等處紛紛營建競相誇尚只如昨者開先殿止換二柱尚已費官錢十萬餘貫今來諸寺觀營建衆多如此侵耗帑藏不知紀極且國家財用糜費如戎狄多事河流未平官冗兵衆是皆仰給縣官一出于民力而不得已者也其不



急之務無益之役復不能制之則傷財害民朝廷有不節之嗟矣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應在京寺院宮觀見役土木一切早賜裁減停罷內慈孝寺殿損動去處只乞量與修補無使貪功冒賞之計得行致國家浮費日廣而用不易也

送三司施行

奏狀乞寢罷奉宸庫估賣物

十一月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係朝廷寶秘之物今一旦即行估賣深損國家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况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損浮費則用度

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剔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為國惜體所是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奏狀乞勸諭王成融納馬慶長馬

十二月

臣近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男成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遂與慶長連併優便差遣等事至今未蒙施行伏惟陛下至公之心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之無私也柰何使朝廷威福之柄為貪夫攫歛之資視樞要如閭閻以官爵同商賈臺諫抨舉事已彰敗多日尚乃寢而不問令夫外臣小官受一錢以賊名罪則終



身湮沉天下所不齒豈容樞密使之家公行賄賂賣  
恩鬻賞喧沸如此而不行窮効以正國家之典刑乎  
今馬慶長等見在京師伏望聖斷早賜指揮鞠罪行  
法亦所以警懼貪穢之人庶幾中外清肅也

奏劄論王德用乞正其罪

臣職有言責不避煩冗宸聰累曾彈奏王德用乞正  
其罪而罷黜之至今未賜施行中外所共驚嘆况德  
用素非勲勞濫冠樞席全無補報止務貪恣漏盡鐘  
鳴不顧羞辱因男咸融納馬慶長之馬輒以優幸差  
遣酬之鬻恩賈賞意輕朝廷此而可恕孰不可恕伏  
望陛下英斷特賜指揮置之詔獄正以典刑則祖宗

馭天下之大法不為庸人屈也

奏狀乞許文彥博程戡避親

十一月二

臣竊以輔弼疑丞所宜協力共濟謀猷獻替須藉  
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書者天下瞻望  
之地苟非執政大臣同心同德則何以上副聖主焦  
勞求治歆元元見太平之意也伏見宰臣文彥博與  
參知政事程戡是兒女正親家俱曾陳乞迴避未蒙  
聖旨允許然以公朝無疑誠於事體不便且人情豈  
遠機務寔繫矧當鈞衡聯比姻婭一議或異則必生  
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黨與之謗臨事同異兩  
難處之今夫一郡一縣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必使易



地又况中書執天下刑賞之柄繫天下休戚之本日  
有議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為嫌乎臣伏望陛  
下特賜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迴避則中外無有間  
言也

奏狀乞寢罷錢延年待制之命

臣等竊聞張擇行授戶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提舉  
兗州仙源觀事欲除錢延年為天章閣待制必是朝  
廷以擇行內閣之闕用延年以補之竊以待制之官  
始置二員今處中外已十五員矣侍從之間不為之  
人縱罷擇行之職何用補為延年庸猥無狀衆所  
知狡戔華要且非朝廷澄清百僚之意將何以

紳之勸若謂預有指揮則著例甚明不當引用伏乞  
陛下特從公議寢罷延年待制之命

詔錢延年與博修撰

奏狀乞併甲磨勘選人

三月十九日

臣伏觀日近係中書樞密院審官三班等處臣僚磨  
勘遷轉者並已依例施行外唯有流內銓該磨勘改  
京朝官選人新舊一百餘員住京各已日久至今未  
蒙指揮困躓旅瑣深屬不易臣愚伏望聖慈矜惻早  
賜朝旨許令流內銓併甲磨勘引對免致選人留滯  
失所

下銓司併見

奏狀乞頒下減省奏薦恩澤

閏三月七日

臣昨觀聖旨以減省奏薦子孫親戚恩澤事下兩制



及臺諫官定奪尋已具條件聞奏竊聞再下中書密院重行詳定至今多日未降指揮伏緣聖節在近中外臣僚未知定制必是各依常年體例奏薦實為僥倖况此一事乃澄汰濫官之本原也當聖明之世或不能決行則因循之弊久而寔深朝廷紀綱日益弛廢伏乞聖旨指揮早賜頒下所貴釐革冗員自今歲始下兩府減省

奏狀乞發遣荆南舉留王遠諸色人歸本貫三月

八月十日

臣竊聞有荆南府進士僧道公人百姓劉宗正等百餘人詣闕進狀稱王遠政美舉留滿任三年竊緣王

遠為性苛虐所至害民豈於彼州獨有異政若非恐懼威暴敦諭使然安肯越二十驛程跋履艱阻而至是也原其遠民之情蓋不獲已臣伏望特降聖旨指揮其荆南府見在京留王遠諸色人下開封府發遣令歸本貫庶使天下知朝廷至明不為憚人上惑天聽兼况素有著令誠約分明乞賜指揮舉行舊條告示中外

奏狀乞寢李泚充翰林學士指揮

臣等竊聞除李泚充翰林學士中外聞之無不驚駭竊以泚知開封府日醜行彰聞及在鄭州又作詩怨刺辭涉烈祖洎朝廷黜知南京却以侍親為名不肯



前去累經臺諫論列蓋以其資性陰邪不協群議况  
內制之任不止專掌文翰兼朝廷大用多由此選豈  
可以陰邪之人再充此職伏乞檢會歐陽脩包拯等  
前來論奏事狀特降聖旨指揮寢罷泚今來除命且  
見今翰林學士自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缺人

奏狀再論李泚

臣等伏覩李泚充翰林學士不當遂具狀彈奏未蒙  
朝廷指揮施行竊以泚踪跡乖濫及知開封府昵近  
小吏劉青醜聲流聞故士大夫耻言其名字此乃泚  
之穢行也作詩刺譏前朝乃有門外倒戈之包言涉  
烈祖此泚之大不忠也出知南京以養親辭避自合

家居既而依舊居職此泚之不孝也臣等固不敢一  
一條陳上黷聖聽如此等事臺諫累次上言陛下稔  
熟知之寬其嚴誅使未廢棄恩已厚矣詞禁最為近  
密安可使不忠不孝醜穢陰邪之人復踐其職伏乞  
早降聖旨指揮進還恩命以厭天下清議

奏狀再乞追罷李泚

臣等伏覩再除李泚充翰林學士兩次具狀彈奏未  
蒙施行臣等竊所未諭况泚之醜穢前後累經臣僚  
論列已奪是職豈可復居此官又泚之陰邪天下共  
知在於聖人亦稔熟聞聽無足疑者似此除拜必是  
輔相進擬豈有明知姦邪復欲擢用但恐沮勸之道



廢矣况聖心求治內制之選職在禁近或備顧問豈可用此等色人臣等並蒙聖恩擢在言職各有愛君之心豈有樂聞時政之闕再三煩黷聖聽蓋進用匪人實害大政不敢不言伏望出自聖衷特賜追罷况翰林學士自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闕事伏乞更不除人

奏狀再乞寢李泚恩命

臣等三次具狀彈奏李泚再充翰林學士不當未蒙施行伏慮朝廷以臣等所言李泚不忠不孝為行乖惡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之臣不采中外公議曲為蓋庇不即別白於陛下之前使泚之恩命遂非而不

改只知知開封府時醜穢事跡播於聞聽在鄭州作詩諷詠前朝語涉烈祖以養親為名辭避外宮却居內職此前來諫官及臣等今來累次論列分明若此等事罪不容誅陛下寬仁恩恕未加竄殛尚居經筵猶未允清議豈可更復翰林學士之命如泚自茲進用竊恐姦邪路開小人類進賊賢害政不為朝廷之福伏乞特降聖旨早賜寢罷泚所授恩命

詔罷李泚翰林學士

奏狀乞候今冬六塔河隄並無踈虞方許酬賞臣竊聞商湖口已用土閉塞河流全入六塔通行外議以為自今水勢尚小固無所憂若向去礮山水下并夏秋霖潦暴漲則慮隄防未平別有衝溢所是見



今句當六塔河一行官吏等如有合該恩命酬賞欲乞聖旨猶准直候今年初冬已前沿河隄防並無疎虞然後依例施行所貴人人肯盡心力提轄防護亦以示朝廷不濫賞而見成功也

奏狀乞貶黜李仲昌張懷恩等

四月初一日

臣伏觀今春朝廷指揮商湖北流口候至秋冬閉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稟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一日之內果即衝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沒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敝道途驚嗟豈非意在急功力覲恩賞失計收事罪將誰歸臣愚伏望陛下特賜宸斷指揮其自懷息及應管句臣僚使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誠後來之妄作

奏狀乞牽復李士勳舊官

四月十日

臣竊見內殿丞制閣門祗候李士勳昨江東同提刑日以病去官不曾親被詔旨因此赴闕後時降授東頭供奉官又已經刑部定奪至今未蒙施行緣士勳得疾有狀黜官無辜母老家貧衆所共惜伏望聖旨指揮特賜牽復士勳舊官使朝廷刑罰不濫則忠善知勸矣

奏狀再乞罷免王德用

臣昨累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後挾私



差遣事經涉半年至今未蒙朝廷施行夫刑罰者人主取天下之柄持之使平則中外畏威而民服後未有官尊職重而貪賊敗露如王德用者遂屈法而不問之耶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前來所彈德用章奏早賜正其罪而罷免之并咸融慶長並從降黜以副天下公議

奏狀乞正王德用罪名貶黜 五月

臣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貪恠挾私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偏與優等差遣人情不平外議喧沸乞正其罪所冀於治朝行公法不為德用私而屈之也至今多日未蒙指揮且德用結託權要賊污暴聞拜跪

難失人臣禮當職議論同排優勳勞素無負乘茲久臣愚伏望陛下采之公議斷在勿疑以臣前後所上章奏命政事府果決施行正德用等罪名嚴賜貶黜然後別擇賢才入冠樞府使夷夏畏服朝廷尊嚴天下不勝幸甚

奏狀乞官員身故孤遺骨肉依在日資序撥

奏載 五月 七日

臣伏觀近降條貫移替赴任官員使臣乘坐舟舡隻數立法筆弊所宜必行然而尚有該說不盡似於人情未盡者唯官員使臣或在任或得替或已赴京闕或尚在道路有身故者其本家孤遺骨肉若不許乘



八卷之八  
十一  
舡歸鄉里并寄居去處實可矜憐今聞排岸司見拘  
故放北京通判屯田員外郎方任與故太常博士吳  
溫兩家所乘載孤遺舡舡勒歸本岸不放前去况方  
吳兩家並是南人去鄉并數千里孤遺各一二十口  
留滯窮旅便是失所除二家外似此之類頗多甚傷  
和氣天下有禍患急難而仁聖在上正宜拯救哀恤  
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應官員使臣身故其孤遺骨  
肉並許令依本官在日資序支撥坐舡隻數乘載歸  
本貫州縣或寄居去處所有在外始初丁憂官員合  
歸持服地頭即不是作名出入者亦乞依此施行所  
貴物議平允

下三司自新  
定奪條貫

奏劄乞依自来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五月八日  
令

臣等近聞知諫院范鎮乞上殿奏事未蒙命允竊以  
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官凡所奏陳動關機密自  
陛下服藥調適僅將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聞聖體  
漸康况中外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之事甚多  
若祇上章疏難為周悉湏合面陳伏望聖慈特賜指  
揮許依自来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貼黃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祇管錢穀刑獄民事雖  
未上殿不至關事臺諫職業動干機務或有難形  
翰墨之事湏至上殿口陳伏乞早賜俞允

奏疏言皇嗣未立

六月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格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寢康然猶上有謫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

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類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妖言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戰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覷斷宸衷發聖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焉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太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倘一毫有益於朝廷則



萬死甘後於鼎鑊千冒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切  
屏營之至

奏狀乞依刑部定奪除落葛閑陸經罪名六月  
臣伏觀先朝所降詔書有刑賞踰制寃濫未伸並仰  
諫官奏論憲臣彈舉之文所以事有寃濫者言之則  
臣之職當然默焉則臣之責難逭昨聞御史中丞孫  
抃奏葛閑知濠州日情狀可恕宣徽使富弼言陸經  
在西京日貶出非辜朝廷並送刑部尋具奏聞稱據  
閑經案款元初大理寺各不合書罪然却引勅節文  
一命官犯罪經斷遣後如有理雪者三年外更不施  
行省司不敢除落朝廷因而中罷竊緣閑經所犯本

是為人誣構前日未明白時人猶寃之一旦近臣既  
已論奏刑部又已辨明朝廷用三年外法以罷之然  
則人之寃之也又甚於前日矣至如近年王冲楊南  
仲楊織輩皆以罪廢僅二十年並不問年限只用大  
臣臺諫官論列俱得除落刑名况閑經亦不是自乞  
理雪率皆因人奏論較王冲等事體豈復有異臣愚  
伏望陛下聖旨指揮檢會刑部所定奪閑經文字許  
依王冲等除落罪名則寃濫獲伸副詔書之意邦條  
物議咸得允當若以曾係中書不行事涉形迹又送  
樞密院施行

奏劄再乞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



臣等昨於五月八日已後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尋聞已奉聖旨以臣等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此蓋陛下聖心察臣等愚忠有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為阻遏臣等遂於本月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殿因依觀宰臣以下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朝廷置臺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宜日親旒宸上補陛下聰明今逾半年未有一員得對雖中外急切幾務事繫安危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等竊謂言路阻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伏望陛下早賜英斷指揮中書許令臺諫之官依例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

煩宸聽 詔許中丞上殿

奏狀論李仲昌等乞改正嚴科

六月十九日

臣昨彈奏李仲昌等不稟制旨不恤人言妄於盛夏之初修閉六塔河口失壞物料重困兵民願正典刑亟加貶黜朝廷且責後効掃約隨又破決急失暴斂河北幾無聊生餘波橫流博州首被衝注近觀責降李仲昌張懷恩並充監當李璋蔡挺各移知州轉運使燕度等尚未加罪中外籍籍人情不平皆謂如數年前王建中在河陰只是進約過當致汴流淺澁即時追官勒停又沿黃河隄防泛溢去處官員使臣雖去官者亦例皆充替今仲昌等姦謀辯口誣惑朝廷



邀利急功興起力役為害不淺敗事已多固宜行竄  
殛之刑豈復蒙寬宥之誥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  
指揮其李仲昌張懷恩李璋蔡捷燕度等並從公議  
改置嚴科謝列城愁怨之民示公朝刑罰之當轉災  
沴為和氣在此舉也

奏狀乞依近降指揮試舉人

六月二日

臣竊聞臣僚上言開封府國子監秋試舉人候恭謝  
禮畢方許就試伏緣朝廷近降指揮取七月鎖院已  
行曉示多日見今進士諸科投納家狀約五六千人  
又况霖潦之後舍宇頽毀薪粒翔貴舉人嗷嗷日望  
如期校試早見去留若令直至初冬不惟羈旅分害

久而不易抑又朝廷命令朝出夕改無以示信於多  
士深為不便臣愚伏望聖慈許依近降指揮施行無  
從偏詞曲說以紊彛制而喧群議也

詔依近降指揮

奏狀論句畎府界積水搔擾

六月二日

臣竊聞差京朝官下府界諸縣句畎民田積水逐官  
手下各領兵士百十人荷鋪馳走村落之間耆壯保  
分紛紜往來民間罹水災之後自救不暇今復重為  
搔擾蓋所差之官既非本部其兵士耆保緣而為姦  
不當事權難以控制徒致嗟困於事無益臣等欲乞  
朝廷指揮府界積水只差本縣官佐專切管句溝畎  
并委府界提點司分頭提舉庶使諸縣之民當此水



灾之際不為官司重困得自營活

奏狀乞追攝晏思晦勘斷

七月

臣伏見晏垂慶冒名授身死兄宗應京官公事已送府司根勘次竊知垂慶素本愚騃今來悉是其兄殿中丞思晦在京納賂啓倖構架保識官員於書鋪官司投請文字蒙昧朝廷深慮勘司未見得此情弊臣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追攝思晦與垂慶一處勘斷庶茲官冗之際聊以澄究濫源

下開封府句  
思晦勘結

奏狀乞留胡瑗

七月

臣竊見國子監直講胡瑗文學德行足為人師在太學誨導諸生循循不倦漸翦道藝有益風化去年御

史中丞孫抃曾奏舉瑗堪經筵任用聞已得指揮今知瑗陳乞外任若遂得請恐非朝廷惜賢尊道興師育才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留瑗太學供職或乞檢會前降指揮用孫抃經筵之舉庶可上補聖主聰明下使善人知勸也

奏狀乞罷內臣權巡檢

八月

臣伏見近以京師霖潦權差內臣班行將帶兵士充裏外城巡檢今來天晴水退人漸安居其諸處地方公事自有元舊巡警官兵使臣縣尉分頭管句不至闕悞所是權巡檢內臣班行伏乞聖旨指揮早賜罷去庶令民間無重煩擾



奏狀乞每日坐前後殿

七月

臣等伏以陛下昨因遠裕漸安恐煩視事乃有一日坐前殿次日坐後殿之旨又以伏煩暑雙日不坐隻日間坐前後殿皆一時之權宜非久法也邇來微涼復只雙日隻日更坐前後殿竊惟春夏之間陛下尚猶服藥故從其請然四方之人不無憂懼今則聖體康寧伏乞宸造依舊每日坐前後殿上以全陛下憂勤之德下以釋四方疑懼之心

奏狀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繕

七月

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教育俊良以敦厚風俗之為急也後之苟簡浚末有以庠序

議治道者咸以迂濶謂之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宜是猶却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地在慶曆初朝廷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繕六七千入學充用是時供生員二百人後來陳旭判監贍食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句已逾三歲緣贍及掌事論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以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蓋向前所賜田土房繕並却係國手監拘收占各近聞吳中復請奏乞依舊還太學至今多日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繕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惟陛下聰明仁聖



允輔弼臣鄰日欲致君於堯舜今使太學遂廢將不  
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庶幾哉伏望特賜聖旨  
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繕給還太學依舊許令修葺  
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漸劑一變至治庶使本朝藝儒  
重道興學育才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奏狀乞照舊燕度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寬免以正典刑近觀  
中書劄子仲昌等奉聖旨將來經恩並不得復官及  
差遣唯轉運使燕度元係管句修六塔河并固護埽  
約明知不便默無一言軒睚隨人終致敗事今仲昌  
等聊示貶降獨度未蒙黜罷有何顏面尚擁使權公  
議物情甚未平允臣伏望聖旨指揮早賜黜罷燕度  
職司以慰安河北人心免更生事又以示朝廷用法  
不私也

奏狀起請科場事件

臣伏覩近降真舉條貫有該說不盡於事體未便湏  
至申明者具畫以下項

一條貫試院巡鋪官員兵士等如搜獲舉人懷挾  
文字各等第酬獎者然而釐華弊濫此誠為得  
竊恐巡鋪之人利於賞重或自外將帶科場文  
字入院或於試院內收拾得遺墜文字當舉人  
就試之際妄亂誣執却稱是搜檢捉獲若柔懦



舉人不能自明便見枉遭殿累深屬不便臣今  
啓請欲乞指揮應係巡鋪官員等搜檢得舉人  
懷挾文字得實即依條酌賞外如敢自將文字  
於試院誣執舉人希求恩賞事發情狀分明者  
其所犯之人即科誣告之罪仍委考試所并監  
門官員專切覺察

一條貫舉人因懷挾文字者同保人實殿五舉移  
動坐位者同保人一例駁放然而申禁不嚴則  
不足去弊若遷怒枝蔓則恐傷善人竊緣開封  
府國學試院場數不一若舉人同保五七人其  
間或分作兩場至三場引試假令第一場有人

懷挾文字移易坐位豈可累及第二第三場中  
同保之人用法如此如非辜何臣今啓請若舉  
人就試日懷挾文字移易坐位事發者其間雖  
同保之人若不是同場入試即不在連坐之限  
右謹具如前竊緣見今開封府國學鎖廳三處引試  
舉人日逼臣之愚見所以塞絕姦倖誣罔之路於朝  
廷刑罰不使枉濫於場屋事體不至虧損伏望陛下  
聖慈早賜指揮施行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儒學訓導汪旦校刊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八終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九

奏議

奏狀乞避知雜御史范鎮

五月十日

臣伏觀差范鎮充知雜御史竊緣臣去年春夏間累  
 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鎮不  
 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管揀執中上惑聖聽臣等與  
 御史范師道拒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  
 居臺職顯與鎮有上件因依况風憲之地趣向各異  
 難為同處臣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除臣江浙一  
 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臣之幸甚

奏狀乞榜示行禮百官不得移易幕次



臣准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差同沈立提舉恭謝行禮百官酒食臣勘會自来御厨翰林司供辦宿齋百官酒食雖嚴行約束多是不得整齊蓋由官員不依官位赴坐宿齋取便移易幕次呼索喧譁是致難以責其整肅欲乞特降聖旨下御史臺曉示行禮百官至日並須依分定官位幕次赴坐宿齋不得輒自取便移易幕次所貴整肅上副朝廷恭謝之意如敢故違許御史臺并管勾官司舉劾特行朝典於御史臺

奏狀再乞避范鎮

八月二日

臣追為曾於去年兩次論奏范鎮營採陳執中事上感聖聽顯有阿黨柄臣之狀今鎮克知雜御史臣難為尚供臺職陳乞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望聖慈允臣所請早賜指揮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之至

奏狀乞勘驗玉道在街坊稱寃

臣竊聞有前孟州河陽縣尉玉道自今年五月已來逐日於孟州具公服執笏每每在街坊民間乞丐錢物稱被州府信誣無辜傳廢至今日日市井聚觀道路調笑或疑其詐作者目或慮其實有寃濫殊無愧恥玷傷士類伏望特降朝旨指揮下開封府勾追勘驗其玉道如實係無辜應官因而與理雪若別無寃枉或一切假偽仰乞所司從速押送本貫鄉里亦足示



朝奏乞人

奏狀乞許諸路慶賀奉表入進附奏

九月

臣竊見天下諸路職司并州府軍九遇朝廷行慶等事合具章表無賀者並差本處職員衙校齎執赴都進奏院通表至於江淮閩浙川廣諸路多差鄉戶衙前遠人生跡遠路解送經涉歲月糜費甚厚深屬不便以臣愚見應請將職司州府軍監今後如係進貢物色許依舊差衙校齎執赴關外如是慶賀章表並只令入進附奏類為曠便伏望聖慈矜恤遠方特賜指揮付都進奏院通下諸路告示遵守施行

奏狀論恭謝禮畢恩赦轉官制度

九月

等伏觀御札下御堂恭謝大禮並依南郊體例施行今聞外議却皆覲望如明堂之恩竊以明堂之恩臣僚並轉官童行亦披剝此二者最是朝廷慎重之事况今官冗而濫僧道蠶食至衆切慮比來恭謝禮畢恩赦議及文武官僚轉官及童行剝度等事伏望陛下特賜宸斷竝只依南郊體例施行又况比年赦宥頻數當議裁損則天下幸甚

依奏

奏狀乞追還內降指揮

臣昨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修河敗事乞重行貶黜雖朝廷量與責降然亦未快群議陛下采收下情憫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



典刑宣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付樞密院治之可也奈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劾之遣四內臣以監視之繞及數日之內三出內降文字張皇大獄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為奏陳今起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詢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特順奉行焉用彼臣恐斜封墨勅之弊不足罪於昔時告密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追還內降之命檢會臺臣并臣前後論奏中書等章疏詳酌重行改竄如此則朝廷綱紀

不遂墮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

奏狀乞戒勵嚴慶孫等不肅事

九月十日

據知班孫希彥申右謹具如前伏緣大禮臣僚齋宿合務嚴格其虞部員外郎嚴慶孫水部員外郎程嗣立有此故作怠慢至夜却在朝堂門外不就門裏本幕次齋宿顯違朝旨只如初九日有庫部員外郎張誠慤擅移幕次已曾彈奏至今未蒙施行竊况宿齋臣僚不少若非特行戒勵必是難得整齊

奏狀乞降指揮內臣入蜀只許住益州十日

臣竊聞去年秋冬間朝廷差內臣益州催唐書又一員下本路轉運司散特支錢各住成都盤桓七十餘



日別無公事勾當唯是交易搭克誅求不已依縷金  
翻換機杼新樣織造綾羅錦繡至於酒場公人百姓  
陪備貲財供給饋遺每一名內臣僅賞大錢六七千  
貫道路嗟恠公私搔動臣體問得東西兩川人稠土  
窄賦歛數變民已不易豈宜遣申官頻來久住重為  
誅剥臣愚欲望朝廷非次免差內臣入蜀所是舊例  
合差之人乞降聖旨指揮許令住益州不得過十日  
如此約束庶幾不甚煩擾以慰存遠人也

奏狀乞止絕川路州軍送遺節酒

三月十日

臣伏見益梓等路諸州軍每遇時序或隔路或隣近  
更互送遺節酒多差衙前急脚子驅逐迺舖兵士并

役使百姓人夫往來絡繹擔擎勞苦州縣騷動喧嘩  
之聲不絕道路臣體問得元許造酒州軍自來蓋有  
舊例不該醞酒去處並是近年旋起新例只於公人  
百姓酒場內收買每法酒一斗民間直大錢一貫已  
上公使庫只支與一二百文既已虧損價值數倍又  
齎擎往復無故驅役兵民臣坐觀弊事深屬不便欲  
乞今後川路州軍自來不許造酒去處並不得隔路  
或隣州更互送遺節酒如違其干係官員並科違制  
之罪如此則一免大段虧損敗壞公人百姓酒場課  
利二免枉役迺舖兵士搔擾州縣人夫所以安存遠  
方寬貸民力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劄乞檢會張席奏狀相度解鹽嘉祐五年十月七日  
 臣訪聞陝西種鹽畦戶歲於河中慶成陝號解五州  
 軍河東等二十餘縣差人尹克應積年逐戶陪備錢  
 物浩瀚多致破蕩家產去年准赦恩雖權減半差役  
 道路歡快然終是瘡痍未除近有尚書比部員外郎  
 張席累言解他利害只用官錢米收買漫生顆鹽供  
 應得足臣近經陝西詢問耆舊並稱席所起請鹽事  
 官私委實久遠利便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席前  
 後奏狀委制置解鹽臣僚前去相度定奪施行寬恤  
 民力莫大於此

奏狀論陝西官負占留禁軍有妨教閱

臣近過陝西體問得諸州軍禁旅雖多訓練蓋寡其  
 間至有匠民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多是主  
 帥并以次官負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餘人並  
 不預逐日教閱之數上下顧避迥相因循萬一緩急  
 寇警用之禦捍何異驅市人而戰臣竊慮如此弊事  
 非一路欲乞朝廷特賜指揮下諸路敢有官負虛名  
 占留兵級在手下有妨逐日上場教閱者科違制之  
 罪仍委提刑轉運司臣僚覺察聞奏庶幾軍伍訓練  
 精熟以備驅策免臨時悞事

奏狀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瑀瑀介

臣等風聞散直刺貝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



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後引入留禁中外議藉藉以  
為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與妖造姦必偽稱  
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迹內  
為亂政之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靜能濫恩既  
深顯戮旋被至其甚者權移群小勢傾朝廷稔成禍  
殃延及官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號為英主亦以服餌  
貽疾取笑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  
注訖成甘露之亂皆由依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  
姦故也或謂燒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為寶不當務  
此或謂合鍊丹藥則前世為藥餌所誤可以為鑑左  
道無救古制有刑今保信後引董吉禁中蓋當事之

初理如無害洎為弊之末禍或從生其董吉伏望聖  
慈早賜斥逐免致焚惑聖聽鄧保信亦乞戒勵施行  
奏狀乞勘劾蕭注

臣竊聞廣西知邕州蕭注貪恠放肆醜惡彰聞貨賂  
誅求蠻徼騷動提刑李師中論列切至使臣李若愚  
體量分明或未正邦刑則定生邊患其蕭注伏望聖  
慈早賜指揮下荆南路勘劾施行無令長惡不悛遠  
方受弊

奏狀論宋庠乞罷免樞密使

臣伏以輔翊之臣豈宜備位樞機之地尤須得人一  
有乖方曷副求治切見樞密使宋庠措置無狀阿諛



不公下情多壅蔽之辭物論有昏沉之刺久處宥密  
取輕朝廷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罷免宋庠樞密  
使之命以叶公議

奏劄再論宋庠

臣近累次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之任未蒙省納竊  
緣昨以武臣差遣不平屢有詞訴都不接覽待漏院  
與程戡爭忿誼譁取笑中外戡以平和坐免而庠理  
固不直方且安然尸素不恤去就人言沸騰又已半  
稔邇來凡百處事愈更乖方官僚怨嗟頗多臺諫彈  
奏不已如聞引退未見施行臣愚欲望聖慈早賜指  
揮罷庠柄任則天下幸甚

奏劄乞檢詳前奏罷免宋庠

臣等近者各具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柄任至今未  
蒙指揮伏緣庠素乏才謀重以昏耗自尊樞務處事  
乖方變更祖宗以來選用武臣法度以致差任不當  
衆情怨嗟至有對御稱冤奏牘理訴者中外籍籍以  
為非材而復取媚中人超遷重職保持寵祿以固身  
謀備位廟堂實玷任使伏望聖慈特賜檢詳臣等前  
奏早降指揮罷免庶叶公議

奏狀乞追寢劉保信等恩命

臣竊聞句當御藥院劉保信轉送郡團練使王世寧  
以下並遷郡刺史蓋恩非次公議頗喧臺諫屢有奏



論朝廷終未俞允夫名器之假不慎則僥倖之弊愈多豈聖時所宜為之願陛下無或忽此臣愚伏望陛下聖慈特賜指揮追寢劉保信等所授新命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移勘韓鐸

臣風聞河中府客人趙志進狀陳論竹木務監官韓鐸積壓丈尺批斫除折虧損價錢六百餘貫係送關封府取勘至今一百餘日其訴寃客人累月禁繫負罪官屬乃優游在外數四不肯承認顯是本府上下容庇拖延不為依條結絕遠民無告物論不平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移上件公事下御史臺或差臺官別置院推勘早見歸着免致輦轂之下刑獄寃滯有傷和氣

奏狀乞廢罷鹽運司

臣竊見近年置江淮等路運鹽司本司之官係朝廷選設胥吏兵給其七八十人靡署舡舸凡百稱是意者以上江州軍關少鹽貨因置發運之權以濟諸郡之乏今已數歲未見有尤異之効者其實無補於事也或州軍關鹽則本司申發運司或支或未支由發運而不由本司也公文移下或行或不行列郡從發運而未必從本司也何哉蓋權不均而勢使之然名不正而都無所濟徒冗長乎其間正如贅疣之為爾



唯是鹽綱入貢兵稍經過到發參辭催督行程如此等事重為煩擾但汳河排岸催綱司悉能行之矣臣愚伏望聖慈指揮其運鹽一司特令廢罷所是應副諸州鹽綱依舊委制置發運司一切責辦使不悞事去冗局之無益亦寬恤之一端也

奏狀乞檢會前奏追奪劉保信等恩命

臣等近以句當御藥院內臣劉保信等四人暗轉遙郡團練刺史各累具論列乞行寢罷風聞並皆留中未賜施行伏緣先後遺誥罷置上御藥蓋防僥倖進任太速權寵過盛近歲以來無名超擢不出告勅寢戍藥法輕用名器廢壞典章甚非聖朝至公之道况

近日知制誥楊畋等封還制書李琦等轉官詞頭亦為無功濫有遷拜已蒙朝廷追奪今來保信等恩命尤為僭濫獨未寢罷內外異法物論不平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檢會臣等前後奏狀劄子降付中書施行

奏劄論經筵及御製宸翰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爾夫



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以為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開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天子翰墨真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碑名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覬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陛下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

壁之彩慎重命賜杜絕俸堂上下之理從正至明廷中外莫大幸也二者唯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懇切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乞追奪鄭戡所授京官

臣竊聞樞密院酬獎特停選人鄭戡改授大理寺丞以其未勒停前掩殺夷人勞績不唯正遠流內銓條貫兼又臣前任梓州路轉運使日訪聞鄭戡先在涪并監所殺夷僚一百二十餘人其間半是年老或幼稚并婦女之屬邊徼至今寃之其時監司只保明實殺八十人有奇貪忍不明上下蒙昧况戡未赴調間又已犯私罪勒停今來遠條轉官所以物論喧沸悉



以戡家豪行賄結托權要所致也近聞臺官累狀論  
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檢會追奪戡所授京官

奏狀論揀選廂禁軍

臣竊聞日近朝廷下諸路州軍揀選廂禁軍兵士赴  
關到日並各逐旋分隸外處填補闕額軍分盛寒之  
月離去鄉井携老負幼盡室以行道路勞苦至京城  
門外別哀愁之聲所不堪聞詢之輿言甚可憫惻伏  
望聖慈特賜指揮應係揀兵路分州軍未起發者且  
令仍舊在本處收管或只許以所揀之兵那移補填  
鄰郡缺額免致遠離土着則頗叶人情

奏狀乞抽回河北陝西等路均稅官

竊見朝廷差官下河北陝西等路均稅近聞諸州  
縣人戶不測事端望風疑惑往往移換物產斫伐桑  
棗村落僻處尤為驚擾且土地之賦則腴瘠之入不  
同農民之耕則勤惰之功有異井田已遠經制固難  
又况今年夏秋諸處愆雨民尚艱食緣此騷動人情  
不安臣愚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權抽廻所差均稅官  
員以慰安四方

奏狀乞罷陳旭樞密副使

二十二月

臣竊見除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出中外驚疑伏  
緣旭趣向多門進取由徑內則結宦官之援外則收  
小人之情驟用機衡公議喧譁臣愚伏望聖慈因其



避讓特賜指揮追寢旭所被成命况樞密院副使已  
是三負不致闕事仍乞不更差填

奏狀同唐介王陶論陳旭乞寢罷除命叶二月  
臣等伏見除樞密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  
下深駭人情伏緣旭先為諫官日有張彥方者依託  
越國夫人宅詐為官告賣與富民廣受賂賄是時京  
師洶洶以其事連越國開封府勘劾不盡朝廷差朝  
官杜樞錄問方行舉駁未及施行漏洩于外遂改差  
旭同入都內知代樞錄問旭得此獄以為奇貨感裂  
情節便了當且旭身為諫官姦邪佞媚如此陛下  
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臣乎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除知瀛州與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交相  
結託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彥博當國  
賈昌朝為樞密使兩人方相傾立敵彥博以旭舊相  
朋比遂引知諫院使為鷹犬旭明知龍圖閣直學士  
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既罷前命即合辭避貪竊僥  
倖嘿無一言且旭職為侍從而附會權臣苟取名位  
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潔廉之士乎昨知開封府  
唯務姑息小人以于虛譽經年在府殊無治狀有百  
姓訴為內臣史昭鎬欠錢僅千乘旭以昭鎬是入內  
都知史志聰管內東門史昭錫親屬並不理索施  
行又皇城司親從官蓋又入延福宮捕獲送府臣陶



時有奏狀言宮禁之內理絕非常而宿衛之人自為  
姦宄易衣持仗夜入宮禁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  
究本情重加刑戮管句皇城司臣僚重行降黜旭專  
為身謀畏避權幸却將蓋又作竊盜衣物計贓定罪  
只收堅同保地分人負並引疎決釋放取旨皇城司  
官負全不收堅臣陶當時累有論列其蓋又蒙樞密  
院進呈決配海島皇城司官負中書行遣罰銅戒勵  
旭意在庇蓋皇城官負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姦盜為  
意且旭職司輦轂壞法市私輕縱姦宄媚結權幸如  
此陛下觀此節可謂公忠淳實之人手一旦忽用旭  
為樞密副使不知在陛下聖意以旭為正直耶為索  
廉耶為公忠淳實耶且宋庠之過不過昏謬無狀耳  
固未有如旭前所為姦佞之罪今羅庠而用旭也謂  
之廢罪則庶乎其或謂之進賢則恐貽陛下知人之  
失矣兼外議喧沸皆謂旭與管句御藥院王世寧通  
家往復與史志聰素相交結力為主張致此超擢伏  
望聖慈察樞密之府非容姦佞之地速賜指揮寢罷  
旭之除命以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負不至闕  
事伏乞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不敢嘿嘿唯陛下  
裁擇

奏劄論陳旭乞黜守遠藩

十二月六日

臣等伏見近日除陳旭為樞密副使物議喧沸以為



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旭姦佞不公  
事狀甚衆乞行罷寢未蒙施行竊緣旭有佞邪之才  
由逕干進自頃為諫官代杜樞錄問張彥方公事論  
諛貴幸滅裂情節便為了當已為天下正人之所鄙  
薄厥後附會宰相結託中官苟取祿位曾不羞愧  
知開封府日意在庇蓋皇城司內臣將夜踰禁垣親  
從官蓋又引赦釋放取旨其皇城司官負案並不收  
豎後及以內臣史昭鎬是入內都知史志聰親屬句  
當內東門史昭錫之弟欠負進士趙烈屋業錢七八  
百貫旭結媚諸史將詞狀判收不行有異州進納官  
民李士安者京師號為豪右之首典下中書吏人偷  
公用銀器事發其銀器上有中書字號士安託旭同  
居表弟甄昂傳達意旨不行句追勘斷其甄昂納士  
安錢二百貫文其後更為士安理索私債不少旭於  
輦轂之下作如此等事欺君罔民貪濁不公專務諂  
悅陛下右左越次干進其不被罪廢已為天幸又况  
超越流輩驟入樞府乎自制命之出縉紳相顧失色  
於朝士林族談驚駭于外下至胥吏莫不笑恠以旭  
之命頗出史志聰等主張以至傳為俚諺謂旭有三  
史之力此言儻著不惟有污於公朝實恐上玷於聖  
德伏望聖慈下察公議早賜指揮罷旭樞密副使之  
命黜守遠藩所貴朝廷清明姦倖屏塞



奏劄乞黜陳旭以革交結權倖之風 旭二月

臣等近累有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新除陳旭樞密副使公議不允乞行罷黜未蒙施行伏緣臣等所論列旭姦佞不公事狀甚衆且旭為諫官錄問張彥方公事有所庇蓋而不疏駁罪一也知諫院冒受成德軍轉官恩命而不辭為宰相文彥博鷹犬罪二也知開封府寬釋夜踰禁垣親從官而故出皇城司官負不收豎罪三也屈抑進士趙烈索史昭鎬屋業錢七八百貫詞狀不行以諂媚都知史志聰管勾內東門史昭錫罪四也故縱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之罪而同居親情甄昂取錢二百貫罪五也交結句當御藥

院王世寧託為親屬而通家徃還罪六也自制命之出縉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為俚諺云旭得樞密副使者三史之力罪七也旭之曲媚貴倖交通宦官私邪不公干取柄用罪惡如此陛下縱不惜一樞密副使以幸旭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伏望聖慈革姦邪交結權倖之風社中人引進柄用之弊察政府重任非佞人由徑進取之官黜旭遠方稍正邦典

奏劄乞早賜宸斷屏黜陳旭 十三日

日近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曾具狀并三次同唐介王陶連署劄子論列旭私邪事迹乞行追寢已是多日未蒙施行夫天下治亂係時政得失之然朝



廷安危由柄臣邪正之致故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佞臣進者亂之基古人極言不可不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聖覽凡進一人公議允矣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矣凡用一人公議不平矣人言為不可矣斯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豈常好辯哉是亦遍天下公議為朝廷斥邪倖之黨杜姦慝之門當臧然而不得默也如旭之為諫官希旨錄問張彥方公事及冒受諫院恩命附麗大臣知開封府寬釋踰禁垣親從官之罪以庇蓋皇城司內官抑塞趙烈訴史昭鎬欠屋業錢詞狀而陰結史志聰史昭錫之援故京師但諺謂旭有三史之力故從

有罪豪民李士安廢屈邦法而同居親情甄昂納士安賄賂不少因緣御藥院王世寧聯親通家來往旭作如此等事一旦驟進樞府欲使公議允而人言息其可得乎易無妄曰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徃天命不祐行矣執言居不可妄之世獨用不正之道以求進徃天下之祐在時未見其為利也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言其勿使滋蔓為稼穡之害也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人君當用平正之人無近小人以取危殆也語曰遠佞人言為國者近便佞之臣則非其福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視旭之所為鑒詩易聖賢之訓救朝廷用人之失早賜宸斷罷旭樞密副



清獻文集 卷之九  
使之命而并黜之庶使後來懷私挾詐無所不至之人得以為誡臣無任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論陳旭乞制獄推効

臣近累具奏狀劄子論列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至今未蒙施行伏緣旭素無本末唯務私邪附離姦貪迹狀明著章疏連上論議日喧旭不卹廉隅不知去就忍恥冒寵欺天罔民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旭之謂乎臣愚伏望聖慈察旭之無行不可處之二府早賜追奪樞密副使之命以正邦彛若陛下猶以臣之言為不實伏乞檢會臺諫官前後論列文字選差公正清強臣僚制獄推効則旭

之所為是非臣之所言虛實較然明白矣聖斷決而人言息中外幸甚

奏劄再論陳旭

嘉祐六年正月六日

臣等近累論列新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賊私乞賜罷黜章奏紛委未蒙施行伏以樞機之任得人繫天下安危朝廷禍福固非尋常細事臣等職司諫諍豈敢隱默中止不為陛下極意彈論者哉如旭自為諫官自知開封府無一風節為人所稱而姦邪諂佞結媚權倖之迹章明較著在人耳目如錄問張彥方庇蓋越國夫人宅事輕出夜踰禁垣親從官不收豎皇城司不以宮禁宿衛為意以結宦官將趙烈訴素史



昭鎬屋業錢詞狀判收不行以取史昭錫等懼心同居親屬甄昂請求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事而受錢二百貫附下罔上懷諛迷國貪猥無節事君不忠之罪至衆甚大雖陛下聖仁包荒天地容覆未忍致旭于理其中外人心不伏物論難平非宜誤恩理在必奪伏望聖慈出自宸斷其陳旭早賜罷黜以彰陛下至公無私從諫求治之盛德

奏劄乞從竄逐以謝陳旭

正月十日

臣等累具連署劄子并奏狀及上殿論列新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賊私交結宦官罪狀文字已衆并臺官前後章奏紛委政府中外延首日望正旭之罪降

以快群論陛下仁恩過厚未欲致旭于理其如旭姦邪附會之行貪墨交結之迹案牘具在事理甚明今以匪人超處樞要不顧公議不恤諫諍上損陛下知人之明次屈朝廷至公之體胥吏市井皆知譏笑不圖如此實數大猷倘臣等愚拙之言不能開悟聖聽即分從竄逐以謝姦邪必不敢偷合苟從上煩陛下言責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臣等不勝忠憤待罪之至

奏狀論陳旭自乞遠貶

正月二日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知人其次無大乎納諫故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審納諫則壅蔽開而善惡分



恭惟陛下臨御以來舉以二者為意間或用人有失必採臺諫封章天下議論隨即罷去故禍却於將兆福來於無形中外以之欣躍國家以之鞏固而陛下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三五動植咸知伏自擢陳旭為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玷陛下知人之明臺諫博採公議按旭有姦佞之實附廉權貴交結宦官在天府則唯務貪私居諫垣則但聞阿倚歷條事狀連奏封章迄今兩月而陛下尚容回邪未行竄逐有玷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為人臣智慮百端巧取富貴而玷陛下臨御以來知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有以譏議則旭之罪戾又可追誅而况機密要地兵柄所歸雖當平時烏可輕授下且苟有意知旭崇

懋與謀臣是以憂患未萌為國遠慮每有論奏不覺繁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仁日月至照念祖宗創業之重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罪狀之甚白早黜旭於散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德庶獲煥於今日而垂光於史冊矣况臣與旭素無讐隙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敢惜事契風義之失實可憂朝廷公論之去若陛下尚以旭為忠正可任以臣之諫諍為誣則乞貶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誅殛流放於身不計重輕唯陛下裁斷

奏劄論陳旭乞待罪

正七月二日



臣伏以天子至尊百辟至衆賢邪盡在真偽雜然不用忠言何以早辨恭惟皇朝繼承四聖昌明百年後諫任人罔不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令百官轉對故下情上通公議得進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改拾遺補闕為左右司諫正言切責丁寧極言得失一日謂呂端曰宰相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真宗祥符中詔置諫官六員其畧曰或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並許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寬仁之至德體祖宗諮謀衆正之大猷臨御以來開納諫諍綱目振舉雖古之興王治世未有逮今日之盛故左右疑丞中外臣庶其賢否邪正忠佞清濁無能逃聖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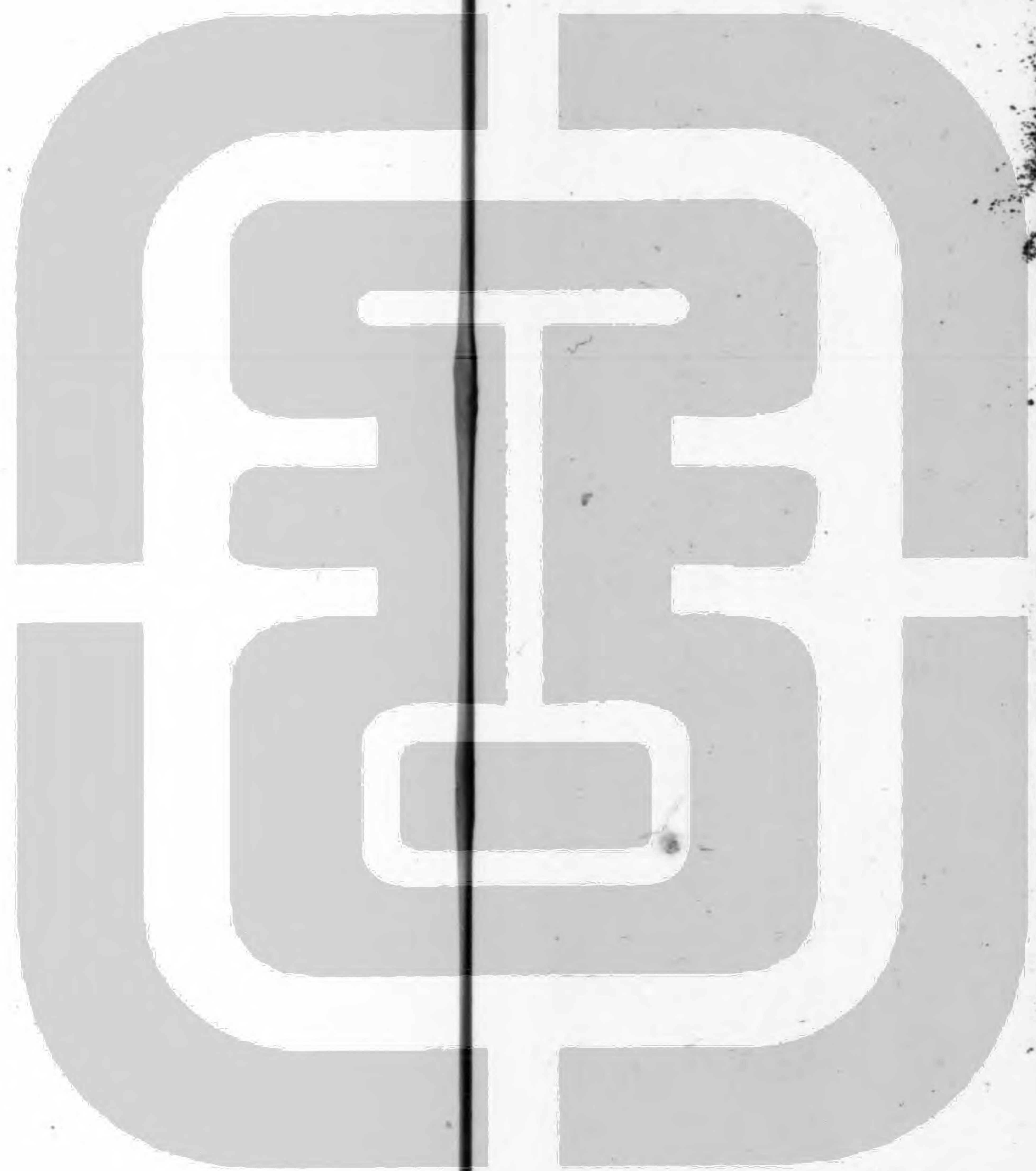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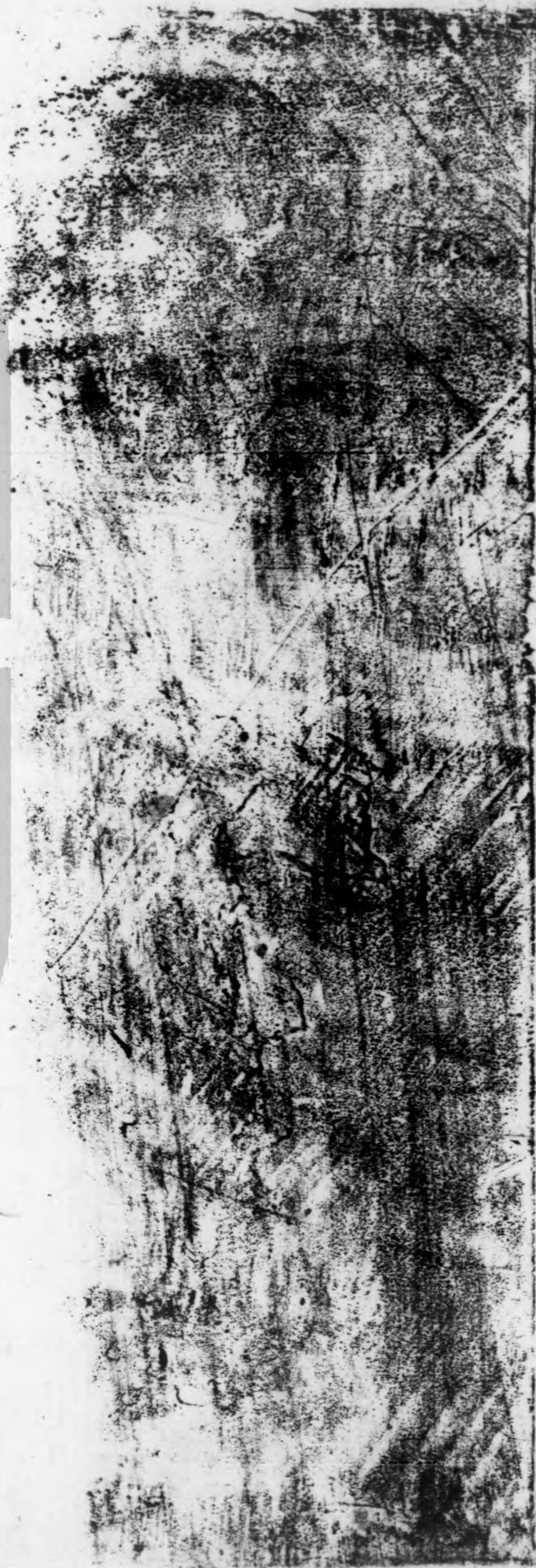
者聽正論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伏自去歲罷宋庠樞密使二府兩制同時除拜十三四負其不叶公議而人言喧甚者獨樞密副使陳旭而已臣與諫官唐介王陶洎臺官范師道呂誨等各言旭罪狀章奏紛委至今兩月餘日未蒙降黜施行臣不避重煩天聽復用條件開陳謹按旭早為諫官日同與入內都知錄問張彥方偽印官告事滅裂情節附會權貴知瀛州日數與鈴轄內臣閹士良妓妾飲宴迺相結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授賜賚未到任間即召知諫院朋附宰相指蹤擊搏其移成德軍增秩賜金一切恩典更不辭避貪竊觀望為世取笑



及知開封府輕縱踰禁垣親從官蓋又重罪蓋庇皇城司官負不行收豎以陰結本司宦官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姦盜為意有進士趙烈訴史昭錫欠屋業錢僅七百貫以昭錫是內東門史昭錫兄弟前後經半年只理還三十餘貫其間又判收不行案牘其存又句當御藥院王世寧與旭并呂誨同是親戚呂誨與世寧未嘗來往旭與世寧深相結託張茂實王世寧俱是旭聯親旭拜命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隱情欺公可驗深狡懷諛迷國見利徇私巧進百端無所不至臣伏思陛下尊居巖廊之上其臣僚進用有失雖外議喧沸人心不平設非臺諫耳目詢訪無所顧避論列以聞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為踪跡如此乖惡而未即罷免是臺諫之言不足聽也大抵近補樞衛日與國論得正人則天下之幸用姦邪則非朝廷之福伏望聖慈早賜罷旭樞府之命以副衆望若以旭為正人可任機要謂臣之言不足聽即乞竄臣遠方以戒後之言者臣更不敢趨朝及國子監等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惟聖心裁察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儒學訓導汪且校刊







卷一